



有播耨迦觀諸天大圓鏡智歷帝網重重理事無礙
以波羅密度一切眾香國土種福田一一功德甚多

—— 康有為

目錄

序言一 / 一

序言二 / 三

序言三 / 六

第一章……………緣起 / 一五

引言 / 一六

撒下信仰種子 / 一七

飽嘗人生苦難 / 二四

尋求拯厄除難良方 / 三〇

確立興學弘法目標 / 三六

結語 / 四三

第二章……………創立 / 四五

引言 / 四六

尋找與競投創苑地皮 / 四六

著手擘劃並展開工程 / 五二

工程完成與裝修佈置 / 五六

正式開幕與投入服務 / 六五

結語 / 七〇

第三章……………成長 / 七三

引言 / 七四

授學講經與舉辦「萬善緣」大會 / 七四

籌辦佛誕盛會與週年誌慶 / 八一

學校不斷發展與籌劃擴建校舍 / 八六

苑務逐步展開與簡樸生活點滴 / 九〇

抗戰軍興與弘法救世 / 九四

結語 / 一〇〇

第四章……………傳承 / 一〇三

引言 / 一〇四

行政管理盡交專業團隊 / 一〇四

創立永久機關與成立永久基金 / 一一二

挑選精英組成董事局 / 一一七

幾經努力取得地皮擴建校舍 / 一二三

結語 / 一二五

第五章……………挫折 / 一二九

引言 / 一三〇

炮彈橫飛與苑舍無損 / 一三一

香港淪陷與苑務難展 / 一三五

糧食不繼下的自耕維生 / 一四二

熬過苦難與迎來和平 / 一四六

結語 / 一四九

第六章……………恢復 / 一五三

引言 / 一五四

致力苑務重建與佛教發展 / 一五四

堅持信念與終獲地皮 / 一七一

擴建校舍與穩步弘法 / 一七六

迭失先導與上下同悲 / 一八八

結語 / 一九二

第七章……………發揚 / 一九五

引言 / 一九六

保持發展勢頭與獲得捐助日多 / 一九六

深化管理與領導更替 / 二〇七

配合社會所需與擴大服務範圍 / 二一三

駁斥佛教的負面標籤與反對僧尼結婚之議 / 二一八

結語 / 二二二

第八章……………整固 / 二二五

引言 / 二二六

中英談判與信心危機 / 二二七

再失領導與社會變遷 / 二三〇

苑長一職頻換與苑務發展抑揚 / 二三九

弘法擴展加國與光大東蓮覺苑 / 二四四

香港回歸歷程與佛教發展新貌 / 二四九

結語 / 二五七

第九章……………創新 / 二五九

引言 / 二六〇

打造管理團隊以應對社會變遷 / 二六一

因應時代前進創設「佛門網」 / 二六八

打進知識殿堂興辦佛學課 / 二七三

連結世界各地興學弘法 / 二七九

結語 / 二八二

第十章……………永續 / 二八五

引言 / 二八六

核心價值的永續 / 二八七

領導才能的永續 / 二八八

網絡資本的永續 / 二九〇

經濟基礎的永續 / 二九三

總結 / 二九五

參考資料 / 二九七

附錄 東蓮覺苑大事年表 / 三〇五

序言一

紅塵擺渡的般若舟

坐落於跑馬地山光道上的東蓮覺苑，是港島第一所佛教寺院，由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發心興建，於1935年開幕。寺院建築典雅，外形就像一艘紅塵擺渡的般若之舟。東蓮覺苑自建寺以還，一直致力於佛教的弘法利生事業，先後禮請太虛大師、虛雲老和尚、倭虛長老、寶靜大師、若舜大和尚和靄亭法師等佛門龍象來香江弘法，開啟了香港佛教近代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

坐落於荃灣的弘法精舍是東蓮覺苑在香港的另一個道場，建成於1939年。弘法精舍初期是由寶靜大師主持的佛學院，學僧之中有覺光法師，也就是後來擔任了48年的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的覺光長老。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倭虛長老、定西法師及樂果法師（時稱東北三老）在弘法精舍開辦「華南學佛院」，辦了兩屆，每屆三年。畢業的學僧包括永惺、暢懷、智開、聖懷、大光、樂渡、性空、誠祥、寶燈、泉慧法師等數十人，後來均成為佛門龍象，對戰後香港及海外佛教的發展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弘法精舍對佛教的貢獻，於此可見一斑。

東蓮覺苑的弘法利生事業，具備了與時並進的特色。近年，在何鴻毅主席的倡導下，東蓮覺苑在佛學教育的年輕化、國際化及網絡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不斷有創新和突破，包括支持香港大學及海外多所著名大學開辦佛學課程及成立佛學研究中心、

建立大型網站「佛門網」等，以因應時代的需要。

我們很感恩鄭宏泰博士及黃紹倫教授花了大量的時間和心力，寫成了這冊《山光道上的足跡——東蓮覺苑八十年》。希望大眾能藉此增加對東蓮覺苑的了解，亦歡迎大家有空時來東蓮覺苑參訪，同沾法喜，生活得更快樂自在。

香港東蓮覺苑主席

李焯芬

二〇一六年元月

序言二

香港的華人社會是我多年來一直深感興趣的課題，昔日的博士論文以一八四一年開埠至一八七〇年東華醫院成立三十年間香港華人社會的形成及發展為探究主題；退休後，有幸獲邀撰寫東華三院歷史，從而對本港華人社會百多年的嬗變，有進一步的認識。近年又對本地的外籍族群作了些研究；在香港的芸芸族群中，有一個族群特別吸引我的興趣，那就是中西血統兼具的歐亞混血兒，典型代表就是何東家族。

歐亞混血兒是十九世紀洋人來港的「副產品」，在踏入二十世紀後，大多認同了華人的身份。

回顧香港兩個最具代表性的華人慈善團體：東華三院及保良局的歷屆總理中，何東、何福（曾以華人代表身份擔任保良副主席及東華顧問）、何甘棠（何東之弟，同母異父，本身是華人血統，但妻子是混血兒，子孫也是混血兒）、何世光、陳啟明、冼德芬、羅長肇、羅文錦均為混血兒。戰前東華總理是各行業推舉出來的翹楚，是公認的華人社會領袖及菁英，而保良局總理也是非富即貴。上述混血兒當上東華和保良主席，說明了他們以華人自居，而本地的華人社會亦認同他們的這個身份。然而，他們與當時一般華人畢竟有不同的地方，他們都接受過正規的英式教育，大多任職洋行買辦，生活方式比較西化，部分深受港府器重，獲委出任過團防局、潔淨局（市政局）以至立法局議員，其中何東及其女婿羅文錦更獲冊封為爵士。



第一章……
緣起

引言

與中外社會不少傳世的興學弘法慈善組織一樣，東蓮覺苑的名稱，驟聽起來或許平平無奇，不覺特別，但若深入了解其不凡的創辦緣起、跌宕的發展歷程，以及其八十年來走過的曲折道路，則肯定讓人印象深刻。在進一步了解該苑原來早年由一位香港傳奇女子——何張靜蓉——一手創辦後，相信更會對其非凡發展的故事難以忘懷。

東蓮覺苑名稱中的「東」字，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前香港首富何東；「蓮覺」二字則來自張靜蓉。張靜蓉乃何東平妻，學佛修行的外號為蓮覺居士。換言之，「東蓮覺」乃張靜蓉與丈夫名字的結合。她特意採用學佛修行外號，而非俗世本名「靜蓉」，或恰凸顯了其宣佛弘教的志趣。至於名稱中的「苑」字，本指種植林木的地方，引申為薈萃、集中之處，多指學術文藝中心（《辭海》，1999：2104）。創辦人選擇以「苑」作稱謂，一方面似要說明其位置遠離鬧市、隱身山林，¹ 另一方面則似是寄望其日後能成為薈萃菁英的講學論道重鎮。

1 該苑擘劃草創之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黃泥涌山光道一帶其實人跡罕至，不但花草樹叢茂密、山水淙淙，環境更是十分清幽寧靜，與今時今日的高樓大廈林立、人潮日夜川流不息可謂天壤之別。至於四周環境的滄海桑田，但苑舍依舊，則恰恰說明香港雖已由小漁村蛻變為國際金融中心，可該苑弘揚佛法的目標則始終如一。

張靜蓉，為何不像其他富豪太太般留在家中，過著優哉悠哉的生活，而是寧可走出家門，不辭勞苦地創立東蓮覺苑呢？其行動舉止反映了個人怎麼樣的成長背景、生活態度和人生理想呢？該苑由構思擘劃，到奠基興建，再到不同時期的擴建修築過程，歷盡了多少風雨波折呢？在博施濟眾與興學弘法方面又為社會作出了何種重要貢獻呢？其成長、不斷壯大及薪火相傳的不同階段，又折射了社會怎樣的蛻變與發展軌跡呢？本書嘗試透過從大小檔案館、圖書館及不同公私部門所保存中的歷史文件、記錄與資料的蒐集與耙梳，加上與不同相關人士的深入訪談，尋找該苑走過的不凡足跡，從而展示其在推動教育、宣揚佛法，以及孕育多元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貢獻，豐富香港「荒涼漁港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傳奇故事。

撒下信仰種子

要訴說東蓮覺苑的故事，當然要從其創辦人張靜蓉的人生經歷與信仰談起。然則，張靜蓉的人生故事有何獨特之處呢？個人信仰緣何形成，之後又為何會強化成興辦學校、廣傳佛教的實際行動呢？本章讓我們先集中談談她構思創立東蓮覺苑的緣起，以及其擘劃和創立的過程。

正如我們在《何家女子》一書中提及，張靜蓉在 1875 年 12 月 16 日生於香港，父親張德輝乃舉止華化的歐亞混血



何東爵士夫人張靜蓉畫像



何東爵士



志修梵行的張靜蓉

兒，² 母親楊氏才是華人。張靜蓉雖屬混血兒，但因父母舉止與普羅華人無異，自然亦自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鄭宏泰、黃紹倫，2010a）。其中的重視血脈親情、強調人倫孝道，服膺男主外、女主內思想，以及三從四德等觀念，則自小深深地烙印在張靜蓉的心坎之中。

受傳統的「女子無才便是德」與「女子三步不出閨門」思想的影響，父母在張靜蓉小時候便要求其紮腳（纏足），並禁止她接觸書本、讀書識字，而是要求她專心針線女紅，期望將她培養成為賢良淑德的閨女，長大成人後嫁得好人家，有個好歸宿。但是天資聰慧的張靜蓉，在稍為懂事之後，即向父母提出：其一是要求停止紮腳；其二則是希望可像男子般讀書識字，接受教育。可見，她懂事後，即能對傳統中的迂腐陋敗提出質疑，後者尤其成為她日後努力的方向。

對於年幼懂事、秉性賢慧的女兒認真提出的要求，父母據說在慎重考慮後接受了第一項。原因可能是感受到女兒

紮腳過程的痛苦，因而心有不忍；³ 對於第二項要求，父母考慮到當時女子讀書的社會風氣未開，害怕授人話柄而沒有完全接納，但讓她私下自行學習，讀書識字。得益於父母的「一念之仁」，張靜蓉隨後免除了繼續紮腳的痛苦，並可通過書本增進識見、拓闊視野，從而走進了知識之門。

更為重要的，是張靜蓉的母親篤信佛教。因此，耳濡目染之下的張靜蓉，自修學習時最常閱讀的也是經文佛理。母親還常向她講解一些佛祖或觀世音菩薩顯靈行善濟眾的故事，加上日常陪伴母親一起禮佛誦經，因而在她心中撒下了信仰佛祖的種子。這些，給她日後的人生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張靜蓉曾說：「余家世信佛，逮吾祖母、吾母尤篤。故余髫齡時即知敬三寶（佛寶、法寶、僧寶），志修梵行，雖感化於庭訓，亦根之夙具也」（何張靜蓉，1934：87）。

雖然知敬三寶、信仰釋氏的種子早植，但若沒有孳生、萌芽，乃至成長的條件與環境——即人所皆知的空氣、陽光、水分和土壤，以張靜蓉的一介女流，在那個封建保守的年代，要按個人意願「志修梵行」以事奉佛祖，甚至要創立花費巨大的弘法機構，興學弘法，博施濟眾，為社會作出貢獻，恐怕難似登天。至於令其人生發生巨變，可以走近目標、觸碰理想的關鍵，則是在她長大成人之後。她正值壯年

2 混血兒泛指跨種族男女所生的後代。香港開埠後，隨著洋人東來日多，跨種族男女交往日頻，隨之誕生的混血兒子女數目亦愈來愈多，其中一些特點必須注意：其一是混血兒的父母大多並沒婚姻關係；其二是大部分混血兒的父親為洋人，母親是華人；其三是大部分混血兒自小與華人母親相依為命，並選擇了華人的身份。由於當時的華洋社會均對混血兒採取歧視態度，他們的處境無疑頗為不利。然而，由於他們大多在母親安排下自小接受西式教育，並能掌握中英雙語，日後反而崛起成為溝通華洋的重要橋樑。

3 據張靜蓉外孫羅德丞的憶說，由於自小曾經紮腳而令腳掌受傷，張靜蓉日後就算只走短短的路程，亦會腳痛難當，所以不能走路太久（Lo, n.d.）。

的父親不幸辭世後，因為表姊麥秀英（同屬歐亞混血兒）沒法為丈夫誕下血裔，在其請求下，嫁給表姊的丈夫，當時於香港嶄露頭角的何東（亦是歐亞混血兒），作為平妻，⁴「同配乙君」，之後「姊妹並肩、無分妻妾」（鄭宏泰、黃紹倫，2010a：92）。

1895年，按名媒正娶嫁予何東成為其平妻後，張靜蓉不負表姐及丈夫的期望，先後誕下三子七女（其中長子何世勤在未滿兩週歲，因不明疾病夭折，詳見下文討論），徹底緩解了丈夫沒有血裔繼承香燈的困擾。不但如此，張靜蓉可謂「腳頭好」（帶來好運），自過門之後，丈夫的事業也顯得一帆風順，不久即崛起成為名揚香江的巨商，不但身家財富拾級而上，在中外政經與社會的地位亦日見吃重，盡領風騷（鄭宏泰、黃紹倫，2007）。

丈夫生意愈做愈大，地位日顯，張靜蓉伴夫外遊，助夫拓展事業的機會亦有增無減。此舉不但讓她有較多場合接觸各方人物，增廣見聞，同時亦讓她有機會走遍各地的名山大川，見識世界。值得指出的是，在大小古剎名寺禮拜佛祖、敬奉菩薩的期間，有鑒於當時中外政局紛爭不絕、兵火不滅引至生靈塗炭，黎民困苦，篤信佛教的張靜蓉常思考世人互

~~~~~

4 值得注意的是，麥秀英最初只希望張靜蓉成為丈夫的妾侍，但其建議遭張靜蓉堅決拒絕，因張靜蓉清楚知道並表達了妾侍在社會地位低微的觀點，同時提出若要她答允，除非給予「妻」的地位作條件，並獲得了麥秀英接納，因而才有「平妻」一詞的出現，可見張靜蓉思想的深邃、眼光的獨到，實非普通女子可比。

相廝殺、不斷爭鬥的苦難根源，希望尋得拯厄除難的方法，而早年已植根於心中的宗教信仰種子，則因此萌芽。

當然，更加不容忽略的，則是家族繁衍，子女各有所成，社會影響力日大，因而能讓張靜蓉內心的那顆信仰的種子，萌生出興學弘道的幼苗來。也正是得益於前述條件，才使得張靜蓉可為其提供充分的養分，甚至為其生長過程遮風擋雨、掃除障礙，最終令東蓮覺苑可在內外時局紛擾的時刻，成功樹立在快活谷山光道上。到張靜蓉離世後，其子孫及追隨者又薪火相傳，不斷為那棵興學弘法的幼苗灌溉，令其不斷成長和發展，進而成為參天大樹，並最終開枝散葉，造福世人。

回頭看，促使張靜蓉一心想栽培那棵拯厄除難、博施濟眾樹苗的原因，不但來自其對時局紛擾、黎民困苦的悲天憫人和人道主義思想，同時亦與家庭曾經飽嘗的苦難關係密切。她本人在經歷生老病死及愛恨別離等世間苦厄之後，更體會到「四大本空，萬緣皆幻，輕塵弱草，人命何常，非藉善知識導引，徹究玄理，奚能離塵脫苦，了生死之大事」的佛家大法（何張靜蓉，1934：96-97），並強化其內心信念，最終更能化理想為實際行動，在興學弘法的香港歷史篇章中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們或許會好奇地問：出生在中產家庭，日後又嫁得有錢丈夫，並誕下多名兒女的張靜蓉，其人生到底曾經經歷何種苦難與困厄呢？這些人世間其實無處不在無時不發生的苦難與困厄，又如何逐步強化她信奉三寶的信念呢？這個信念